

用普通話教中文背後的幾點思考

張國松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問題提出

2000年11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了一份《學會學習－中國語文教育》諮詢文件，在該份諮詢文件裏，有兩項建議和本港將來有可能用普通話教中文有關：

1. 香港是國際都會，為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我們需要培養具有「兩文三語」能力，善於溝通的新一代。中國語文教育要為學生的「一文」（中文）「二語」（粵語和普通話）打好基礎，使他們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說流利而得體的粵語和普通話。¹
2. 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²

其實，早在《學會學習－中國語文教育》諮詢文件提出用普通話教中文這個構想以前，本港有一些中小學校，已經使用普通話教中文。根據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1999-2000年度發出的資料顯示，目前本港約有27家中小學校採用普通話教中文。³ 筆者在參加一項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暨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主持的研究課題，⁴ 有機會接觸幾家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從聽課，交流，校長、師生及家長訪問中，探討了現時在本港初中和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可行性。在研究期間，筆者發現有部分學校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也有一些未盡人意的案例。下面是筆者針對目前本港用普通話教中文所面對的一些最關鍵問題，提出個人粗淺的看法。

1 香港課程議會：《學會學習－中國語文教育》（香港：政府印務局，2000年，諮詢文件），頁2。

2 同上，頁7。

3 語常會辦事處曾於1999年暑假進行過一項問卷調查，在受訪的800多所中小學校中，有12所學校在1998年度或以前已經用普通話教中文，而另外有15所學校也將會在1999年9月開始推行這項計畫。

4 研究課題的名稱是《在香港小學與初中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可行性及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課程的設計》。

現存的難點

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很多教育專家的心願。例如程介明認為目前本港用廣州話教中文是「死路一條」，他主張用普通話教學。⁵ 曾淵滄呼籲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我們應改用普通話教中文。⁶ 可是，也有一些學者表示不同的意見，他們雖認同懂得說普通話，有助提高學生的語感，但卻認為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並無必然關係（李學銘，1988；張日昇，1989；李家樹，1996）。事實上，兩種不同觀點，對我們目前或將來用普通話教中文都很有參考價值。我們一方面不需要視用普通話教中文為洪水猛獸，但現存的種種障礙卻也未許我們太過樂觀。我們必須以豁達開明的態度，勇於承擔的精神，為本港語文教學最終能與全球華語文化圈接軌的共同理想，實事求是地正視現存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種種困難。

一、欠缺語言環境

眾所周知，語言環境對一種語言的學習與掌握，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我們在還不會說話的嬰兒時期，由於終日浸濡在母語的大環境中，不多久，我們便自然而然地學會了使用母語。又例如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自己不怎麼會說普通話，但假若有機會到國內旅行一個月，回來之後，他的普通話面貌也會叫人刮目相看。反之，假如我們在一個缺乏語言氛圍，或只重課內，不重課外的環境中學習語言，最終能收到多大效果？肯定不用贅言。香港學校的語言環境是否有利學生學習語文？李家樹（1990）曾在一篇名為《推行母語教學還不夠徹底》的文章中，提出本港應全面使用母語（筆者案：粵語）教學的主張。⁷ 李氏的建議，確實一針見血，發人深省。須知教育當局長期忽略母語教學，錯誤地把中英語文分流，漠視營造一個有利學生學習的母語環境，最終使我們付出了學生中英語文水平同時下降的沉重代價。李氏的文章，雖然談的是以粵語為教學語言的中文教學。但是，卻使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本港的學生，就連自己的母語（粵語）學習環境，也嚴重匱乏；至於普通話……，更是叫人大吃一驚，瞠目結舌。中小學每周平均只有一到兩節普通話課，大家試想想：在這樣少得可憐的普通話課節裏，即使連語文科也全用普通話授課，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時間夠嗎？普通話的大語言環境能因此創設出來嗎？目前，本港那二十家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除了極少數的能夠貫徹要求學生

5 《星島日報》，2000年4月1日。

6 《蘋果日報》，2000年6月5日。

7 李家樹：《推行母語教學還不夠徹底——談中英分流教學》，載《香港語文教學策略》（李家樹編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8。

課內外都要說普通話外，其餘的學校，學生都以粵語作為課後的溝通語言。試問，現時執行「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尚且如此，其他還未開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校內和校外的普通話語言氛圍會是一種怎樣的概況呢？我相信大家心裏已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吧！

二、學生缺乏動機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換句話說，只要學生對所學習的內容產生興趣，他便會自然而然地主動進入憤排狀態，情緒高漲地面向問題及致力尋求解決方案。反之，如果學生沒有學習動機，他即使獲得老師循循善誘，悉心教導，可是，最終仍會是高耗低效，彷彿對牛彈琴。

現時，究竟本港中小學生對於學習普通話的動機如何？林漢成等(1999)曾對當時小六學生學習普通話和增加普通話課的態度作出調查，⁸ 都是持反面意見的多，持正面意見的少。雖然該報告於1999年發表，但在今天，它所展示的現象仍然有極大參考價值。按常理推斷，我們的學生，決不可能在兩三年之間對普通話的學習態度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因此，研究報告所描述的現象仍能如實地反映當今大部分中小學生對普通話學習的情意結構。當然，是甚麼原因導致學生不喜歡學習普通話？這還有待專家進一步探討。可是，制約我們當前或日後用普通話教中文成與敗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學生普遍對普通話缺乏學習興趣，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則肯定仍是我們在推行用普通話教中文時的一大「硬傷」。

三、師生普通話水平不足

現代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發現，教師與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的完善程度，大大地影響教學效果。換言之，當我們用普通話教中文時，只要師生有任何一方普通話能力不達標，都會對教學構成一定的壓力。反過來說，師生的普通話流利，相互能暢所欲言，自然有利信息的傳遞與吸收，這是不以個人主觀意願而轉移的事實。究竟現時本港中小學生和教師的普通話水平如何？

8 林漢成等：《香港小六學生普通話水平調查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學院，1999年，10月版），頁104。原文有一段這樣的記述：「另一方面，題目6、7也反映受訪學生的學習情意。如果把答案中的選項『非常喜歡』和『頗喜歡』簡單歸納為『喜歡』，『不大喜歡』和『極不喜歡』歸納為『不喜歡』，學生對普通話科的好惡便更明顯。學生表示『喜歡』普通話課的有178人(41.4%)，表示『不喜歡』的有252人(58.6%)；而『喜歡』學普通話的有193人(44.8%)，『不喜歡』的有238人(55.2%)。由此可見，不喜歡普通話課和不喜歡學普通話的學生都比喜歡的多，不少學生視學習普通話為苦差。在題目8中，對增加普通話課表示『不高興』的學生比表示『高興』的多三倍(27.8%比7.2%)，這更進一步證明不少學生對普通話科抱負面的態度。」

(一) 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根據《香港小六學生普通話水平調查研究》(林等, 1999)的資料顯示, 當年接受測試的252名受試者中, 他們的普通話口語表現大致如下表(表1):⁹

表1: 普通話測試總體成績統計表

項目	朗讀能力(滿分額12)				說話能力(滿分額12)				總體成績(滿分額24)
	詞語	句子	段落	總計	簡單 問答	依題 說話	情境 說話	總計	
平均分	1.63	2.10	2.19	5.92	3.77	2.28	3.14	9.19	15.11
標準差	0.90	1.00	1.26	2.38	0.66	1.05	1.08	2.00	3.68

從表1的資料顯示, 本港小六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能力並不理想。以滿分額12分計算, 朗讀平均5.92分, 說話平均9.19分。雖然學生的說話成績比朗讀成績好, 「但這只能顯示他們的語義表達潛力比較高, 能把母語(筆者案: 粵語)的語義表達能力遷移到普通話的語用層次上」。¹⁰ 但當牽涉到對音準要求比較高的朗讀能力時, 「由於廣州話和普通話是兩個獨立的語音系統, 要自然而然地產生系統的正遷移就不可能了」。¹¹ 從測試的結果可以看到, 「大部分受試者經過三年的學習, 仍然處於學習普通話的摸索階段, 無論在朗讀或者說話中, 都可以看到母語的負遷移現象仍然很明顯。絕大部分受試者朗讀的語音能力不能過渡到說話上去」。¹² 因此, 現時本港小學及初中生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以普通話學習語文? 我們對此不無疑問。

(二) 教師的普通話水平

1997年4月,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筆者案: 簡稱「國家語委」)跟香港教育學院簽署了協議, 賦予香港教育學院合法權力, 可以在香港為本地教師和教育學院學生(筆者案: 準教師)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表2是歷屆考生的考試成績, 這個成績具體地反映了當前本港教師的普通話水平狀況。

9 表格內資料引自林漢成等:《香港小六學生普通話水平調查研究》, (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 1999年, 10月版), 頁19。

10 同9, 頁24。

11 同9, 頁24。

12 同9, 頁78。

表 2：香港教育學院主辦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歷屆考生人數及成績¹³

屆別 項目	第一屆 (8/97)	第二屆 (2/98)	第三屆 (7/98)	第四屆 (2/99)	第五屆 (7/99)	第六屆 (2/00)	第七屆 (7/00)	第八屆 (2/01)	第九屆 (7/01)
應考人數	259	183	145	143	104	178	92	88	56
累積人數	259	442	587	730	834	1012	1104	1192	1248
考獲二級 以上的累積人 數與百分比	138 (53%)	223 (50%)	299 (51%)	381 (52%)	430 (52%)	534 (53%)	573 (52%)	625 (52%)	645 (52%)

從表 2 的數據顯示，歷屆能考得上二級乙等¹⁴ 或以上成績的考生比率是在 51%-53% 之間。根據國家語委的述說，「二級乙等」的普通話語言面貌是：「朗讀和自由交談時，個別調值不準，聲韻母發音有不到位現象。難點音較多(平翹舌音、前後鼻尾音、邊鼻音、fu-hu、z-zh-j、送氣不送氣、i-u 不分、保留濁塞音、濁塞擦音、丟介音、復韻母單音化等)，失誤較多。方言語調不明顯。有使用方言詞、方言語法的情況。測試總失分率在 20% 以內。」¹⁵

換言之，眼下就有約半數本港教師普通話未達上面所列的二級乙等水平，而香港特區政府為語文教師制定的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前稱語文基準測試)，卻對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予以一定程度的認定，即考生只要在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取得二級乙等或以上成績，便可以豁免參加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的普通話口試考卷。那麼，以現時約有一半教師普通話未達二級水平的情況來看，他們有足夠信心用普通話教中文嗎？倘若用普通話來教，對語文教學效果會沒有影響嗎？

四、部分教師教學方法滯後

教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良好的教學方法，有助激活學生的學習潛能和提升教學效果。究竟目前本港的語文教師用甚麼方法來教語文？根據筆者十多年來在本港中小學校聽課的體驗，我發現有部分教師未知是否因為教節繁重？經驗較淺？培訓不足？抑或是甚麼原因，仍然用一套比較傳統、滯後的方法來教語文。譬如閱讀課，有些

13 表內數據是根據香港教育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歷次有關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總結報告整理而成。

14 考試的等級一共分為三級六等。分別是：一級甲等、一級乙等、二級甲等、二級乙等、三級甲等和三級乙等。

15 劉照雄：《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修訂本)(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版)，頁5。

教師的教學取向並不在於向學生「授漁」，即教會學生自己進入自主學習的狀態，自行在閱讀的汪洋裏浸沉；而是「授魚」，就是教師把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最精到的「知識」灌輸給學生。課堂上教師要不是「滿堂講」，就是「滿堂問」，而教師所問的問題，都是遵循教師自己一早已設定好的思路與架式，在兩三個回合間，便把學生引進「標準答案」的羅網裏，不會漏網，當然，這種教學模式也容不下那些「漏網之魚」。基本上，這類教師認為「上帝笑聲的回聲就是真理」，學生一般不用在語文課裏開動愉快學習的列車，也不需要探索甚麼「自得」之路。至於甚麼沉浸漸染，感悟熏陶，拓寬思想，激發創意……等更完全是空話。學生們只需要循規蹈矩、有問必答、唯唯諾諾、鸚鵡學舌便可以了。教學就是那麼的十年如一日：公式、刻板、因循、滯後。不是那甚麼的「四步曲」教學法，就是「五步曲」，即：①課文題解，②詞句解釋，③歸納段意，④概括思想，⑤寫法探究，等等。在教學過程中，甚麼「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等新世紀教學願景都是虛無飄渺的東西。總的來說，部分本港教師這種相對落後保守的觀念，確實給語文教學成效帶來至為沉重的負擔。

建議與展望

從語言的規律、政治的轉變、經濟的發展、人口的轉移、文化的融和等種種因素來看，用普通話教中文確實是本港語文教育的長遠目標，也是提高學生語文水平的一種可行辦法。因此，為了我們下一代的福祉著想，教育工作者現在便應以超前的眼光，冷靜的思維，堅毅的魄力，披荊斬棘的精神，衝開目前的重重艱難與障礙，為用普通話教中文這個共同理想，闢出一條通往光明的平坦大道。展望將來，我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 缺乏普通話語言環境是我們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一大致命傷，語言環境營造不起來，任何語文教學理想都是空想。但是，「上網上網」、「雷厲風行」的語言政策，歷史上已經證明有不少失敗的例子，我們不宜採用。彭澤潤、李葆嘉主編的《語言理論》，也指出語言發展服膺於「漸變性規律」。¹⁶ 由此可見，大至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小至一所學校、一個家庭，改變語言的習慣，就像移風易俗一樣，不能一蹴而就。我們要想在學校裏形成說普通話的風氣，身為校長、教師者，便需肩負著「推己及人」的職責，以身作則，帶頭說起普通話。做法是師長們可從最細微、最不為人注意的地方入手，不要急於求成，不要冒進，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決心和耐性，推行一種「以小見大」、「大家跳起來就夠得著」的策略和模式。例如校長和教師可主動地以普通話宣布校務和跟學生打招呼。大家試想想，當校長和老師都用普通話向學生作簡短的對話和問好時，學生能不用普通話回應一句「校長好」、「老師早」嗎？事實上，這類功能性的說話，簡單易用，以目前本港教師

和學生的普通話水平來說，都不會感到困難，也不會覺得有任何壓力。可是，師生卻因此慢慢養成聽說普通話的習慣，影響所及，不單相互的普通話能力都能提高，同時也可營造一個良好的普通話語言環境。課堂以內，我建議中文科教師不妨考慮語文科跟普通話接近的特點，試試用普通話教中文。當然，以目前的客觀條件和師生的普通話水平狀況來說，我不太贊成規定師生在某一類文體，某一種形式，或某一個階段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和學，因為這種做法有點兒不切實際。教學就是一門藝術，固定的模式就會流於僵化，影響發揮和創意。大家都知道，每一間學校，每一位教師，每一名學生，以至每一個教學環節，都有各自不同的面貌和特質，假如我們不問情由、不知好歹地移植別人的經驗，自己不識融會貫通，取其菁華，棄其糟粕，到頭來只會勞而無功，白花氣力。總之，本港教師在語文課裏嘗試用普通話授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創舉，我建議他可審度主觀和客觀的形勢，因時制宜，輔以「聲、光、化、電」等多種技術，以一種師生雙方都感到最沒有壓力、最輕鬆、最自願的方式，靈活地、有創意地、機智地、有耐心地進行教學。這樣，才可衝破目前語文「高耗低效」的困局，並為揭開本港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新序幕作出貢獻。

2. 香港的中小學生不喜歡普通話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如果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相信對我們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成效會有一定的影響。學生為甚麼不愛學普通話？他們最普遍的答案是：①普通話課很枯燥，②語音知識很難學，③平常根本沒有機會用普通話。顯而易見，上述並非是一些甚麼天大的難題，非得專家才能解決，或者根本連專家也解決不了。那為甚麼會出現這種尷尬的困局呢？我想最主要的，還是教師授課時沒有從學生的角度來考慮，忽略了學生都希望課要上得活潑，知識要容易掌握，學過的東西要能在日常生活裏用得上等等企求和冀盼。但是，就筆者聽課所見，很多教師只會從自身的角度出發，苦思怎樣才能把課講得好、教得妙。我國近代教育家葉聖陶和陶行知先生，說過「教就是為了不教」、「教學就是教會學生學」等至理名言。漠視學生的需要，單從教師自己的角度作一廂情願的主觀判斷，這種做法會有成效嗎？其實，普通話教學本應是一件很有意義、很有挑戰性的工作，現在卻因為教師沒有從學生的立場設想而變成「老、大、難」的問題。因此，只要我們暫時放下「教者」的身分，以「學者」的訴求去想想，並用「假如我是學生」的題目去反問自己：這樣的課堂，我會「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嗎？假如每位老師都能從學生是否「樂、善、勇、敢」的角度去考慮，您說，教學會沒有成效嗎？學生的普通話學習興趣還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嗎？

3. 師生普通話能力不足是一個頗令人關注的問題。能力不足，我們怎樣能有效地用普通話教中文呢？以目前本港學生普遍普通話能力薄弱和約有半數教師未達「二級乙等」水平的實況來說，假若我們即時全面推開用普通話教中文，效果著實叫人難以完全放心。因

此，現在大家需要瞄準目標，認清方向，不畏苦，不怕難，一同為提高師生的普通話能力而奮鬥、努力。無可否認，中小學生年紀尚小，學習動機和意志都不強，我們當老師的對此更不能掉以輕心，不為培養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而作好準備。事實上，我們應當盡量創設一個理想的語言環境，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興趣一旦被激活，有限的課堂教學也可以產生無限的威力，學生會主動學習，會自行在課堂以外創造一個廣闊無際的學習空間。那時，學生的普通話水平，還會「仍然處於學習普通話的摸索階段」¹⁷嗎？至於教師方面，大家必須「知恥近乎勇」，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從今天起，我們放下那些沒有必要保留的心理包袱，立定決心，為自己、為下一代的明天，正視自己的能力和困難，制定一個屬於自己的、有發展空間的、「跳起來就能夠得著的方案，並切切實實地從不同的途徑和多元化的學習方式來增強自己的普通話能力。如果上面所說的願望能夠達成，那麼，佔半數教師普通話達不到「二級乙等」的現象還會存在嗎？師生都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會是不可能的嗎？我們用普通話教中文仍是癡人說夢話嗎？當然，上面所說的都是筆者個人良好的主觀意願和夢想，至於夢想能否實現，還得看師生的決心和政府有多大程度的支持？

4. 相對缺乏語言環境、學生沒有興趣和師生普通話能力不逮等情況來說，語文教師錯誤的教學觀念才是制約用普通話教中文成效的最關鍵項目。語言環境不佳，我們可以從小處做起，慢慢地把語言環境創設起來；學生沒有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我們可以把課上得活些，以真誠打動學生的興趣；教師和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未夠，我們可以一起去學習。況且，我們還可以不用普通話教中文，用粵語教中文。但是，假若語文老師的教學觀念滯後，教學方法有問題，這樣，對語文教學的成效，便產生即時和致命性的打擊。不單用普通話教中文不會成功，就算用粵語來教，也難望有任何效果。現時，仍然有一些語文教師採用細敲碎打、詳盡講析、單一思路、重視成果的方法來教語文。就課堂所見，師生都飽受折磨，了無意趣，苦不堪言。其實，只要我們從漢語「重意合，不重形合」；文學長於「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語感是一種“感受”，不是理性分析，並建立在「整體把握」語言環境的基礎上¹⁸；「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等等因素去思考、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語文教學其實是一種「三本五重」的東西。按照于永正語，“三本”即指教學工作以學生為本，以讀書為本，以創新為本；“五重”是指語文教學重情趣，重感悟，重積累，重遷移，重習慣。¹⁹所以，違反語文教學本質和定律的做法，無論如何是絕不會成功的。最後，讓所有語文老師都站起來，好好地裝備自己，為本港用普通話教中文的遠

16 彭澤潤、李葆嘉：《語言理論》（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新1版），頁358。

17 同9，頁78。

18 劉毅：《語文教改新趨勢》（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新1版），頁134。

19 談振華：《課堂教學理論讀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新1版），頁84-85。

景：一方面從創設語言環境，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師生普通話能力等關節處入手；另一方面又從解除教師思想束縛，打破僵化教學成規，使學生都「學會學習」的目標著眼。大家協力齊心，為邁向成為「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新世紀園丁而奮鬥。

結語

以上是筆者根據本港普通話和語文教學方方面面的問題，站在將來我們有可能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視角，提出一些粗淺和不成熟的論證與看法。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事實就是驗證真理的最佳證據。因此，政府以及教育工作者在構思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程序和方法時，除了需要考慮上文所提到的重點外，還需要進行一些實質的研究，以作全面的關照與思考。例如：用普通話教中文對學生的語文水平究竟有多大幫助？普通話和粵語之間，對提升學生的閱讀、思維、分析、探究、創意等能力有沒有差異？用普通話教中文，會不會隱藏著一些得不償失的缺點……等等？以上的問題，都值得我們仔細探討。

參考文獻

1. 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載《語文教育學院學報》（陳焯良主編，香港：香港教育署，1988年，第4期），頁39-47。
2. 李志明：〈關於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幾點思考〉，《語文教育》（雙月刊），第10期（2001年6月），頁25-29。
3. 林建平：〈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芻議—以全日制小學為例〉，載《新世紀語文教育》（周漢光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2001年），頁143-152。
4. 施仲謀：《語文能力測試與比較》，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新1版。
5. 邵啟揚、金盛華等：《語文教育新思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新1版。
6. 小威廉姆E. 多爾著，王紅宇譯：《後現代課程觀》，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新1版。
7. 中國語文報刊協會編：《21世紀語文對話》，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新1版。
8. 張日昇：〈方言與語文教學〉，載《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集》（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2-28。